

几类题材的中英经典诗歌比较分析

张 文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 要:中英经典诗歌有着共同的宗教题材、时间题材、人生感悟题材和思乡题材的作品,运用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对此四类中英经典诗歌就它们的主题思想、文体风格和艺术表现手法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更好地验证并揭示中西方诗人共通的创作心理机制以及文学艺术的普遍规律或本质。

关键词:比较文学;平行研究;题材;诗歌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4730(2010)11-0100-05

目前国内外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四种: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诗学研究、阐发研究。平行研究是指将那些没有明确直接的影响关系的两个或多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现象进行类比或对比,研究其同异,以加深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理解,归纳文学的通则或模式。其关注的是“文学性”和作品的美学价值。中国古典诗歌和英美经典诗歌都有着关于时间题材、宗教题材、生命感悟题材和思乡题材的艺术作品。本文运用平行研究方法就此四类中英经典诗歌进行比较分析,以验证并揭示中西方诗人共通的创作心理机制以及文学艺术的普遍规律或本质。

作为审美的心理活动,人类的感知、想象和情感不仅敞开了人的心理活动的奥妙,而且也揭示了人类存在的经验的秘密。自然(物理)的时间无生无死,无始无终。而且时间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走着它自己的路。但时间除了表现为物理的时间,也表现为心理的时间,心理的时间在对于时间的当前化体验中,产生了对于过去的追忆和对未来的期待。美好时光不是让人遗忘,而是让人怀恋,由此它是人类思忆的活的源泉;思忆或追忆是对于历史经验的复述。中英经典诗歌中不乏劝诫人们珍惜美好青春时光的教诲诗或训海诗,而且所运用的意象都基本一致。下面是英国玄学

派诗人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 1591—1674)的传世之作:

To the Virgins, To Make Much of Time

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

Old Time is still a-flying;

And this sam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Tomorrow will be dying.

.....

That age is best which is the first,

When youth and blood are warmer;

But being spent, the worse, and worst

Times still succeed the former.

Then be not coy, but use your time;

And while ye may, go marry;

For having lost but once your prime,

You may forever tarry.^[1]

这是一首劝诫少女珍惜青春的训海诗,体现了16—17世纪英国青年“及时行乐”(“seize the day”)这一主题,诗人运用了一系列的类比和典型的形象,逐渐过渡到主题。诗的开头以趁早采摘玫瑰花苞,否则今天微笑的花明日便凋谢为比喻,说明时间在飞驰,美好的事物转瞬即逝,因而要好好珍惜。诗中写道:“趁早吧,快采那玫瑰花苞,时间老人永在飞翔;同一朵花儿今天还在微笑,明天就要枯萎死亡。人生最美好的是妙龄韶华,这时青春热血在燃烧;虚度了,往后就是每况愈下,青春美

• 收稿日期:2010-09-03

作者简介:张文,女,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

景再也难寻找。”最后一节,诗人劝减少女趁早利用这大好的豆蔻年华享受爱情。诗中写道:“别害羞,享用你的妙龄时光吧,趁早和你的意中人结婚;因为一旦失去了最美妙的时光,你或许永远会感到悔恨。”

英国诗人雪莱的一首《无常》同样表现了尘世间万物变化莫测,不能持久,要把握今天,享受今天的主题:

The flower that smiles today,

Tomorrow dies;

All that wish to stay, Tempts and then flies.^{[2]305}

无独有偶,我国唐代杜秋娘的《金缕衣》和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与两位西方诗人一样都采用了花的意象表达了相同的主题。杜秋娘的《金缕衣》一诗全文为:“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3]1390}此诗含义很单纯,可以用“莫负好时光”诠释之。诗的下联是比喻,用花(青春、欢爱的象征)来比少年好时光,用折花来比莫负大好青春,既形象又优美,因此远远大于“及时行乐”这一庸俗思想,创造出一个意象世界。错过青春便会导致无穷悔恨,这层意思,此诗本可以用却没有用“老大徒伤悲”一类成语来表达,而紧紧朝着折花的比喻向前走,继而造出“无花空折枝”这样闻所未闻的奇语^{[3]1391}。没有沾一个悔字恨字,而“空折枝”三字耐人寻味,具有艺术表现力。

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落花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宛转娥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3]327}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句感叹光阴易逝,青春容易消失。“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语序稍加变化,采用颠倒反复的手法,不仅没有杂沓、累赘之感,而且更增加了咏叹之情味,也使得诗句排沓回荡、音韵优美,以“花相似”反衬“人不同”,突出了花卉盛衰有时,而人生青春不再的感叹,精辟警策,耐人寻味。

同一个珍惜青春的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化的语境之下呈现出文体风格迥异的类型。罗伯特·赫里克是英国骑士派诗人,辞藻华丽而优美。雪莱是英国浪漫派诗人,意象鲜明,韵律优美,语言流畅而优雅。《金缕衣》是中唐时期的一首流行歌

词,文辞自然流畅,朗朗上口。《代悲白头翁》构思独特,语言秀丽,音韵和谐,抒情婉转,风格平实朴直,感情真挚浓郁。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赫里克、雪莱、杜秋娘、刘希夷这几位不同国别,不同时代的诗人的艺术表现手法十分相似,都不约而同地通过“花苞”的采摘这一优美的审美意象,揭示了中西诗人共通的创作心理机制,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审美体验的相似性和普遍性。

二

中英经典诗歌中都有着充满宗教意味和色彩的艺术作品。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寺庙或教堂的钟声都与时间有着特殊的关系,钟声常给时间一种特殊的内涵。钟声的第一层意义指日常生活时间,如晨钟、晚钟;其第二层含义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时间,如丧钟。在遥远的西方,钟声提醒人们:生命的短暂和上帝的永恒。在古老的东方,钟声引领人们进入虚幻的精神世界。英国著名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在《过沙洲》中,通过教堂的“钟声”这一审美意象,将读者引入宗教的虚幻精神境界。

Crossing the Bar

Twilight and evening bell,

And after that the dark!

And may there be no sadness of farewell,

When I embark;

For though from out our bourne of Time and Space

The flood may bear me far,

I hope to see my Pilot face to face

When I have crossed the bar.^{[2]420}

(Alfred Lord Tennyson)

《过沙洲》是丁尼生诗集中的最后一首,创作于1889年,当时他已八十高龄。诗人在暮霭中想象自己渡过沙洲的情景。诗中写道:“黄昏,晚钟,随后是黑夜茫茫!但愿告别时没有悲痛,当我登船出航。虽然潮水会把我带到幽幽时空之外去远游,我希望当面见到‘舵手’,当我越过了沙洲。”^{[4]445}“过沙洲”是比喻,暗指诗人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霜后,平静地迎接死亡的来临。这首诗表现了丁尼生关于死亡的传统基督教思想,强调了他自己坚定的宗教信仰。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曾要求诗人用这种“钟声”去寻回上帝和神性事物,让人通过诗,聆听到人内心深处“沉寂的钟声”,最终完成向上帝皈依的历史旅程。《过沙

洲》中的“Pilot”即领航员比喻上帝,上帝会引导我们平安渡过险恶的死亡浅滩。落日的余晖,寥寥闪烁的星辰,悄然涌动的浪花,暮霭钟鸣(twilight and evening bell),使全诗笼罩着一种沉静、凝重、肃穆的气氛。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和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分别在《夜莺颂》和《挽歌——写于一个乡村墓园》中也同样运用了“钟声”意象。

Ode to a Nightingale

Forlorn! the very word is like a bell,
To toll me back from thee to my sole self!^[5]

(John Keats)

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The curfew tolls the knell of parting day,
The lowing herd wind slowly o'er the lea,
The plowman homeward plods his weary way,
And leaves the world to darkness and to me.^{[6]264}

(Thomas Gray)

《夜莺颂》写道:“凄凉啊!这个词的本身犹如钟声,把我从你处唤回,返到孤独的自己!”^{[4]392}格雷在《挽歌》中吟道:“晚钟为即将逝去的白昼敲响,羊群缓缓蜿蜒走过草地,咩咩叫唤,疲惫的耕地上路回家,步履蹒跚,他们把世界留给了我,留给了黑暗。”^{[4]238}“curfew”是旧时英语“钟”(bell)的用词。我们可以看出这两首诗中宗教的意味渐渐淡化,更加突显一种舒缓、沉静、惆怅的审美意境。

在中国文化里,钟鸣表达对时光流逝的感叹和对生命的领悟。尤其在佛教东渡,带给中国传统思想以“空”的观念后,寺院的钟声被赋予了一切皆空的佛教思想。缥缈、严静的钟声将人们引入宗教的虚幻精神境界。中国诗人真正领悟这“沉寂的钟声”的悠长意味的,应首推唐代诗人王维。他的两首诗通过寺院的“钟声”将读者领入另一个空明、宁静的精神境界。《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归辋川作》:“谷口疏钟动,渔樵唯觉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只是这里的钟声不是像在西方基督教生命观里召唤着人们皈依上帝,而是召唤人们皈依佛家宣扬的空寂的世界本原。而诗人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也同约翰·济慈和托马斯·格雷的诗歌一样,基本上淡去了原先的宗教色彩,不同之处在于常建诗里的钟磬之音部分地失去了佛教意味,从而形成了一种特定

的审美意象。

丁尼生的诗歌四行一节,采用美妙的韵律形式 abba,此诗是作者漫长而多产的文学生涯的写照。济慈采用颂歌(ode)形式,他的诗歌向往一个纯粹“美”的世界,具有唯美主义倾向。格雷的诗体形式采用的是挽歌(elegy)。全诗用五步抑扬格(iambic pentameter)写成,按 abab 押韵,语调与音韵十分完美地传达出全诗哀婉、忧郁的情感基调。王维的禅诗呈现出一种空明境界和宁静之美。常建的诗笔调古朴,描写省净,这悠扬而洪亮的钟磬之音引领人们进入纯净怡悦的境界。无论在《过沙洲》、《夜莺颂》、《挽歌》还是在《过香积寺》、《归辋川作》和《题破山寺后禅院》中,中西诗人都运用了“钟声”意象来营造一种沉静、凝重、肃穆的气氛。

三

中英经典诗歌中也不乏对个体生命,对宇宙万物发表感悟的艺术作品。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和英国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在《春江花月夜》和十四行诗里在对宇宙和生命本体的追问与思考上都不约而同地溶入了诗人深邃的哲理。

《春江花月夜》第二节中,诗人吟道:“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表现了一种人有限和江月无限的对立。在恢弘的宇宙中,人生一世,稍纵即逝,而高悬的明月则是阴晴圆缺,上下往返,周而复始,绵绵无期。“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似乎又在告诉人们: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作为生命的人生却如江河之流水“代代无穷已”。江月以不变之变的姿态悬照于变中永恒的人生,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在终极意义上走向和谐统一。“和谐”成为中国古代宇宙文化的终极追求和本质特征。

无独有偶,莎士比亚第二首十四行诗(Sonnet 2)中也蕴含了有限与无限和谐统一的哲理:

This fair child of mine
Shall sum my count, and make my old excuse,
Proving his beauty by succession thine!
This were to be new made when thou are old,
And see thy blood warm when thou feel'st it cold.^{[4]34}

(William Shakespeare)

诗中最后在双行体(couplet)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你虽老朽,美却获得了再生,热血虽冷,却见它再次沸腾。”诗人同样阐明了这样的道理:万物有生有灭,但本质上却趋于永恒不灭;个体虽匆促无

常,但新陈代谢,代代相传,可构成连续不断的生命旅程。正如诗中写道:“我这美貌的孩童为我做了总账,说明我年老的由来,/这是对美的用途更好地称颂/因为他继承了你,你的美还在!”^{[4]56}有限的个体生命和无限的孩童的青春之美走向和谐的完满的统一。莎士比亚154首十四行诗中前126首的主题即是诗人始终不渝地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尽管莎氏没有像张若虚那样受过中国儒道合流的浸染和熏陶,但二者对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审美追求不谋而合。而这种高雅型审美文化的追求必将促进当代人的精神向更高层次发展,这种跨越不同国别,不同时期的中西诗人的对话将会有助于滋养出相对纯洁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

《春江花月夜》是一首长篇章行,采用的是乐府旧题。全诗三十六句,平仄互换,四句一转。全诗九节的韵脚如下:平声庚韵——仄声霰韵——平声真韵——仄声低韵——平声尤韵——平声灰韵——平声文韵——平声麻韵——仄声遇韵^{[3]87},平仄交错,抑扬回旋,曲折有致,就像小夜曲(serenade)流淌出来的宛转谐美的音符。整首诗强弱音错落有致,第七、八句运用细微的一七辙(i)灰堆辙(ui),将读者领入一个纯净而神秘的宇宙空间,令人心醉神迷。莎士比亚商籁体即十四行在诗行构建上严谨整饬,先分三个“四行联体”(quatrain),最后以一个“双行体”(couplet)结束,采用交韵(alternate rhyme)即 abab cdcd efef gg。在形式上与奏鸣曲(sonata)的三段体十分契合。

四

思念家乡,怀想亲人都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思乡主题在中英诗歌中均有相近的表述,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与维多利亚诗人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创作了英国文学史上表现英国人怀乡情结的最负盛名的两首抒情诗:“I Travelled Among The Unknown Men”和“Home Thoughts, From Abroad”。华兹华斯诗中第一节直抒胸臆,抒发游子热爱故乡的情怀:

I travelled among the unknown men,
In lands beyond the sea;
Nor, England! Did I know till then
What love I bore to thee.^{[4]64}

第三诗节描述“我”对自己和露茜在英格兰度过美

好时光的魂牵梦绕的回忆。

Among thy mountain did I feel
The joy of my desire;
And she I cherished turned her wheel
Beside an English fire.^{[4]64}

布朗宁的诗主要通过描写家乡英格兰的一草一木的变化以及鸟儿不同风格的婉转啼鸣来抒发对家乡的眷恋和热爱:

Oh, to be in England
Now that April is there,
And whoever wakes in England
Sees, some morning, unaware,
That the lowest boughs and the bushwood sheaf
Round the chaffinch sings on the orchid bough.
In England——now!^{[4]123}

我国东汉时期《古诗十九首》的基本主题之一是离情别绪,具体表现为思乡和怀人。其中的《涉江采芙蓉》堪称思乡怀人的佳作。游子深切的思乡情怀在诗里表现得真挚感人:“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游子来到江泽采摘芙蓉,遥望故乡,思念亲人,伤感不已。从渺茫的远古到今天,从今天再到未来,人类不会没有思乡的感觉,上述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诗歌感动了古人,感动了今人,也会感动未来的人。因而这些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永久地感动世人,千古常新!

我们注意到,华兹华斯的思乡之情与自然、爱情联系到一起,诗中“我所爱恋的她在英国的火旁转着她的纺轮”这一充满柔情的形象已经成为让人传颂的充满家庭温馨的生动形象。布朗宁的诗歌以英国人都熟悉的草木和鸟为沟通媒介,把思乡情感描摹得十分细腻,使读者尤其是本国的读者产生共鸣。例如:the bushwood sheaf(灌木丛),hedge(矮树树篱),clover(三叶草),buttercups(毛茛植物),melon-flower(甜瓜花),chaffinch(苍头燕雀),thrush(画眉)。而《涉江采芙蓉》则通过采摘芙蓉,遥望故乡的描写,将怀念家乡的情感书写得质朴自然,没有雕饰的痕迹。从情感说,感情醇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景用语好像是信手拈来,没有错彩镂金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通过以上中英经典诗歌中珍惜美好青春时光题材、宗教题材、人生感悟题材和思乡题材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诗

歌在主题、文体风格和艺术手法方面的确不同程度地不谋而合,笔者认为这虽不能全部但能够部分地验证并揭示了中西方诗人共通的创作心理机制以及文学艺术的普遍规律或本质。比较视野下中英诗歌之间的共同点使二者相互走近,而差异则使二者相互激荡生发,正是这些共同与差异,促使中英诗歌之间能互相借鉴,互相印证,互相补充。

参考文献:

- [1]罗经国.新编英国文学选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85.
- [2]王佩兰.英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读[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3]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 [4]何功杰.英诗选读[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 [5]罗国经.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下)[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70.
- [6]董家华.英语名诗赏析[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陈祝琴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ry

ZHANG We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 conduct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in virtue of linking up the cultures of different nation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ry in the mobile and open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present essay attempts to make a parallel study of the themes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and English poetry in terms of analyzing poems of time, religion and nostalgia for verifying and revealing the common creative mechanism as well as universality.

Key words: comparative study; parallel study; theme; convergence

(上接第 99 页)

13.《锦绣宫》

玉楼倾侧粉墙空,重叠青山绕故宫。武帝去来红袖尽,野花黄蝶领春风。

嘉万本、宋本、刘本、陆本、席本与诗本不载,《张籍诗集》卷六据库本卷七补,《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三七五同。库本编于卷末,显为后补。书棚本《王建诗集》卷九、四库全书本《王司马集》卷八、统签卷三五、《全唐诗》卷三〇一等王建集皆收作王建诗,题作“过绮岫宫”,题注:“东都永宁县西五里。”万绝卷三〇、宋周弼编《三体唐诗》卷一、《唐音》卷七、品汇卷五一亦作王建诗。宋范梈文《对床夜语》卷四、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七〇同样署名王建。为王建作无疑。

此外,五律《寄孙冲主簿公》、《赠任懒》为宋林逋之作(详见拙作《唐张籍诗误收宋林逋诗二首》,载《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七绝《题故僧影堂》重出许浑诗,五律《岳州晚景》重出于张均、张说、张谓三家诗,二诗是否为误辑,尚俟考辨。

综上,《张籍诗集》中误收之作,至少有 36 题 43 首。

参考文献:

- [1]张泊.张司业集序[M]//.张籍诗集.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110.
- [2]佟培基.张籍诗重出甄别[J].河南大学学报,1987(5).
- [3]李善,等.大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384.
- [4]彭定求,等.全唐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5]唐·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6]刘昉,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93.
- [7]黄彻.巩溪诗话[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359.
- [8]王仲儒.唐诗纪事校笺[M].成都:巴蜀书社,1989:706.
- [9]孙逊.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2:51.
- [10]刘成德.唐司业张籍诗集序[M]//.唐司业张籍诗集.国家图书馆藏明刘成德本,2.
- [11]令狐楚.御览诗[M]//唐人选唐诗十种本.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243.

责任编辑:陈祝琴